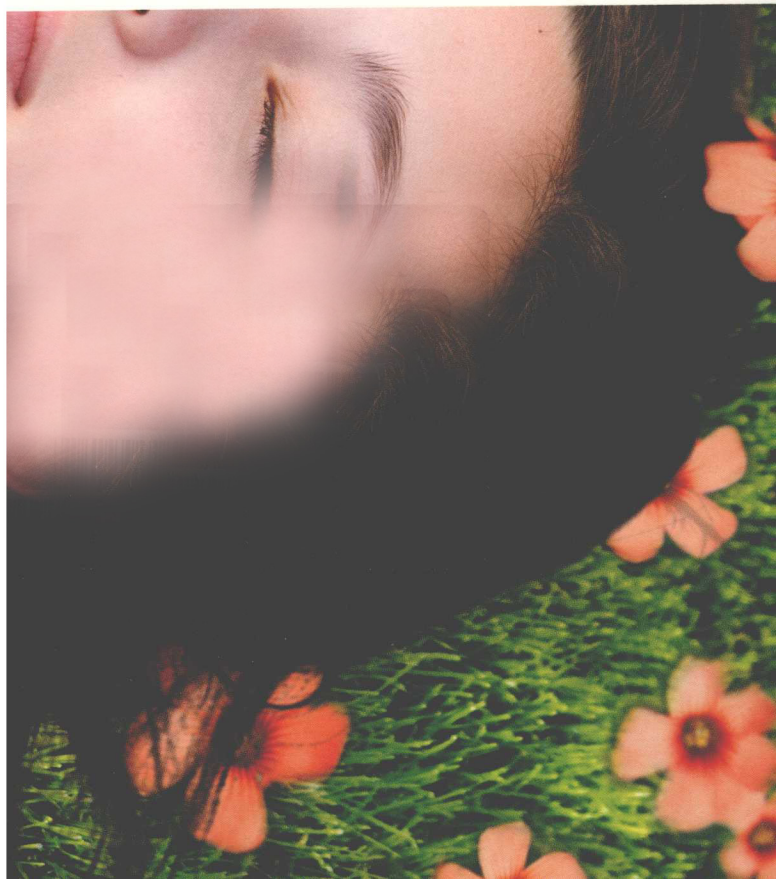


水族 著

[长篇小说]

不能再说 我爱你

那个春天的转身，
是这一世的道别。
多年后，
在你的背影中，
我读懂了曾经的幸福……



不能再爱 我学你

水族作品
「长篇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能再说我爱你/水族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14-07092-0

I. ①不…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9241号

书 名	不能再说我爱你
著 者	水 族
责任编辑	蒋卫国
特约编辑	郭 群
文字校对	陈晓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092-0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录

CONTENTS

01

卷一 春分

1. 写一封信给失踪者.....004
2. 我是一个乡村裁缝的儿子.....009
3. 远香近臭.....015
4. 邂逅.....024
5. 神经出了问题.....029
6. 爱情是一种让我恐惧的东西.....035
7. 我们的契约.....036
8. 雨中访客.....042
9. 哥们的质问.....048
10. 冰冷的手.....052
11. 私奔去.....058
12. 空白是那样耐人寻味.....064

- 13. 8月4日及其之后的两星期.....068
- 14. 小轩窗，正梳妆.....071
- 15. 你是一面温柔的盾牌.....077
- 16. 两个年轻身体里的情色地图.....083
- 17. 我就是那泼出去的水.....085
- 18. 在钟声里点燃最后一支烟.....088
- 19. 三十的晚上大月亮，小贼起来偷水缸.....091
- 20. 生日之后的第十天.....096
- 21. 春天真的远去.....101

02

卷二 夏至

- 22. 两年后的夜晚.....110
- 23. 我把自己“卖”出去了.....116
- 24. 21岁，死过一回.....119
- 25. 轻轻地说声再见.....128
- 26. 我将老板“炒”了.....133
- 27. 那些疯狂的日子.....137
- 28. 原来你从未曾离开过.....145
- 29. 只能在梦中哭泣.....149
- 30. 一把火，烧了二十年的回忆.....153
- 31. 我要娶第一个与我邂逅的女人.....157

- 32. 不能“我爱你”，只能“对不起”162
- 33. 哪里才有忘忧果.....169
- 34. 忧伤是你们对我的误解.....172
- 35. 哀莫大于心死.....175
- 36. 我被“痛苦”这个网罩住.....179
- 37. 两次自杀.....184
- 38. 生活开始出现阳光.....189
- 39. 奔赴光明寺.....196
- 40. 再上光明寺.....201
- 41. 故人再见，沧海桑田.....207

词汇之雨将我淋湿（后记一）213

倾听与宣泄（后记二）216

一场让我心碎的写作（后记三）218

我紧随自己的思绪，一如稚子追逐蛱蝶。

——[英]乔治·穆尔

PART
卷 一

01

春分

1. 写一封信给失踪者

像梦一样。

每逢遇到事情发生得太快，来不及反应时，张阿毛就有这种感觉：像梦一样。

恍惚之中他和同学一起坐上去县城的车，在一家招待所住下，去一个陌生的教室参加了高考。然后又恍恍惚惚被老师带着，在城里转悠，临回家的前一天晚上集体看了一场电影。还没想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已经在镇上的家里了。

父母为他的高考，极其慷慨地给了他两百块钱，在城里连吃带住几天下来只花了不到四十。逛县城的时候，他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大堆书，主要是武侠小说，也有几本名著。这些书刚看了一半，他还没感受到空虚、无聊和等待的熬煎时，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寄到家里。张阿毛被首批录取了。

镇上的人都说，张治安员和蒋裁缝那是前世修来的福气，生出这

么个儿子，他们家祖坟风水绝对好。镇文教办公室的人连着三天在镇上的有线广播里宣布：张家阿毛是我们镇解放以来第一个考起名牌大学的，他是我们全镇人民的骄傲！张阿毛他爸在治安室的几个伙计又有了一个喝酒的借口，痛宰了他爸一顿，并要求把他一块领了去。派出所所长王大麻子喷着酒气，亲热地拧着张阿毛的腮帮子：“老张，以后阿毛这娃娃肯定要留在中央了。”那一阵子张阿毛他妈也比往常更忙，认识不认识的人都问到家门口的裁缝铺子里，说完针头线脑的事，接下来都想看看他的样子，有的拉着他的手不放，有的怀疑他有双脑筋。

暑假余下的时间，阿毛是躲在山里亲戚家过去的。他已经超越了父母的心愿，考上了他们不大敢想象的学校，以至于他说什么他们都会言听计从——虽然父母更希望看到儿子在镇上到处走动，让人家继续羡慕他们作为张阿毛爹娘的福气。

连在山里的日子，虽然恬静，也快得像梦。

他像做梦一样在火车上待了两天，到达遥远的北方，被几名陌生而热情的高年级同学领着，到了一所格局像电影里那些古代宫廷一样的学校。直到大学一年级开始好一阵子以后，他还有些迷迷瞪瞪，认为眼前的校园和身边的同学都有可能出自幻觉，或者，梦境。

刚刚过去的高中岁月也仿佛一场旧梦。最后那一个学期过得飞快，黑板旁边墙壁上的倒计时频繁更迭，一百多天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快得他都来不及有任何感觉。

只有和同学的一些通信，能够证实他是真正在遥远的他乡上大学，而且已经彻底告别了高中生活。

他们班一共考上三名学生。除了他自己在北方，另外两名同学都在本省。他的好朋友蒲小明正在县中复读。

绝大多数不再上学的高中同班同学，如同当年的小学同学和初中同学一样，从此就会失去联系了。只有个别人，可能会在难以预测的时刻和地点，彼此重逢，说起一星半点往日旧事。剩下的那些人，恐怕就会像食盐溶化在水里一样，消失于镇子及其周围那水淋淋的环境和水一样平静的日常生活中。

他的那些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少男少女，似乎从来没有在他生活出现过一样。连同一些相关的片段记忆都显得很靠不住。如果说他们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已经失踪了。

“不能把握的，都是假的。”得出这个结论时，张阿毛正在一座旧式建筑的二层楼上，透过一扇雕花的窗户看外面灰色的天空。他的大学一年级刚开始两个多月，他已经成了学校大图书馆和系里图书馆的常客。他的阅读胃口很大，也很杂。他慢慢有了用抽象口吻说具体事情的习惯。

那所中学和那些老师还在那里，那一群人却都改变了。他们现在全都离他非常遥远，存在于他的视听范围之外，而且显得很不真实。

所以张阿毛觉得：不能把握的，都是假的。

很多他以为会长久记住的细节变得越来越淡。离家之前，他拿起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觉得那个英文名字比中文名字更有意思。

GONE WITH THE WIND

随风而逝。

他的同桌也是如此。他们那些时候的交往，和整个高中时代的生活一样，都是假的。

时间和环境，都失踪了。人们彼此失踪。甚至记忆，也慢慢失踪。

大学生张阿毛整天穿行于他的大学校园，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全都源于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物。似乎只有这些，才显得真实。

他待在那座精巧的小楼上那个下午，天空一直很阴沉。后来就下雪了。那是他到北方来之后见识的第一场雪，也是张阿毛有生以来见识过的场面和规模最大的一场雪。对于这场雪，他在当天下午写给南方同学的信里有过诸多描绘和比喻，甚至从雪花联想到信件。当然那是一个现成的句子，人们习惯说：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

张阿毛在信里反过来说：我现在写的信多得像天上的雪片一样，希望这封信让你闻到北方冬天的味道。他并不清楚，书信频繁是大学一年级新生中的群体现象。等到对环境足够熟悉之后，信就会越写越少，那个时候，阵势再大的下雪场景也很难让他多看一眼了。他将会懒洋洋地在拖了很久之后才想起应该在回复的信里捎带着抱怨一句：北方冬天动不动就下雪，跟头皮屑似的，烦人。

校园里的亭台楼阁都披上积雪，感觉全变样了。白色改写了所有的东西。一场大雪似乎很轻巧地就把往常的印象抹得一干二净，这个雪天里的校园让张阿毛感到既兴奋又陌生。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似的，当他踩在厚厚的积雪上，一路咯吱咯吱地回宿舍取饭盆吃饭时，心里对“永恒”之类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而这是哲学课上的老师花了将近半个学期也没有达到的效果——当然，除了时间。

在他的想象当中，时间不是一去不回的流水，却变成了持续不停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然后，各种东西都在时间的大雪里慢慢地、然而又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化了。

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张阿毛几次差点被自行车撞上。总的说来，他的心情很好。有一点凄凉，又有一点轻快，却又安稳平和。回到宿舍后看到有同学来信，则让他更有点开心了。

他刚刚发走给同学的一封信，立刻又收到了对方从家乡省份寄来的一封信。这个下午，书信和雪片一起在飞，说不清楚谁更像谁。张阿毛想：这是一个对称的日子。

“我上周末第一次去旁边那所大学玩。那里的楼房都是苏式的，有些旧，很有味道，不像我们学校，全是新房子……”

这封一开始有些羡慕的信很快改了调子，变成得意和炫耀。

“你猜我碰见谁了？谅你也猜不出来……”

后面的那些话在张阿毛心里一直盘桓到放寒假的时候：

我看见巫凤凰拎着一壶开水回宿舍，叫了两声她才听见……她肯定对我没什么印象，以前就没怎么打过交道嘛。她有些尴尬，假装还记得我的名字，我敢打赌她说不上来。这些女生都很会装样子。哈哈……她比以前更漂亮了，上高中的时候她就是校花，你应该看得比咱们班别人都仔细才对。大学里追她的人肯定不会少……她好像知道你在哪里上学，我告诉她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惊讶……我没听太清楚她上的究竟是英语系还是西语系，她说话声音太小，我又不好反复问。估计应该是西语系。这丫头对老同学太冷淡了……

一封来自南方的航空快件让他感到非常疑惑，那时他正忙着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过春节。读过之后，他又有了那种感觉：像梦一样。

我不知道该说幸运呢，还是说不幸？巫凤凰写道，你的信寄到了另一个系。上大课时我坐到他们系一个学生旁边，

聊了半天，下课时互相说了名字，她才想起来的，说是放在她们系书报栏里两个多月了。我平时不跟人聊天的，你说怪不怪。好了，反正你也知道了，回信晚可不是我的错……终于有了你的确切消息，以前觉得你就像完全失踪了一样……你现在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张阿毛仔细看完这封信，接着收拾行李。他为家里的人买了不少这边的特产，比如果脯和宫廷点心之类，都是好听不好吃的东西，权当尝个新鲜。可是那些装着点心的漂亮纸盒刚上车就被挤扁了，春运期间人特别多，即使学生车厢里，过道上也都是人。

车厢里闷热拥挤，又充满烟味和其他种种怪味。他昏昏沉沉地靠在座椅上，偶尔看一眼窗外急速掠过的物事，耳边听见火车轮子和铁轨来来回回敲出一个句子：

我不知道该说幸运呢，还是说不幸？

2. 我是一个乡村裁缝的儿子

高中的课程比较紧张，中午经常不回家，却养成了午睡的习惯。直到初中，午睡对我都是惩罚，仅仅过了两三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我正趴在课桌上午睡，但是我睡得很浅。一切都不在我关

心的范围之内，可是却能感觉到各种动静。

比如说，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柔软的衣物面料拂过我背部的全过程。我穿着轻薄的白色棉布T恤，身体虽然处在阴凉的教室里，却因为天气逐渐闷热而微微出汗。当另一种织物接触到我的脊背时，我立刻感觉到了，而且睡意全消。

正是夏天的开端。学校花坛里的芭蕉绿得让人惆怅；美人蕉却红得让人兴奋。我们家后院菜园里的丝瓜也开花了，是黄色的小骨朵。可是我不喜欢蔬菜的花朵，丝瓜花再怎么开我都懒得多看；我也不喜欢太亮的色彩。所以在黄色的T恤和白色的T恤里面，我挑了这件单调一些的。其实我本来喜欢比较淡雅的彩色衣服，可是我妈就买了这两件T恤，说是过一阵再买新的。我在这个夏天穿的第一件T恤只能是白色的，白得像小学生在“六一”儿童节穿的衬衫。

然而我的白T恤刚刚上身的第一天，就跟别人的衣服接触到了。两件簇新的衣服在贴近的一刹那，彼此摩擦，发出微弱的声音，并且引起了振动。我的脊背肌肉捕捉到了衣物纹理波动的方向。

从小在裁缝铺里长大，我对衣服的质地很有经验，不用说触觉，光从声音就可以辨别出衣物的原料。绸缎的声音脆滑爽利，棉布的声音温和顺，的确良的声音比较尖锐，卡其的声音略显得浑浊。这就是我们这个镇子上能够经常接触到的面料。那些“三合一”、人字呢、灯芯绒、阴丹士林之类，都是好久没有接触了，很难在大街上看到有人穿这样面料的衣服，我也忘记了它们的声音。

从我的脊背上掠过的那一层薄薄的织物，带着一点微热和清香，发出的是一种柔软中带着潮湿感觉的声音，似乎是刚润过的嗓子说出的一句低语，新鲜而且饱含水分。我听不出它是什么面料，虽然它让

我的整个后背为之激动。

我慢慢直起身，一边大幅度地揉眼睛，一边偷偷瞟了同桌一眼。就是对方，在经过我身边往里走的时候，身上穿的衣服碰到了我。

我看见了一片柔和的紫色。

慢慢地我又发现不光是紫色，还有白色。起初我以为是趴在桌子上睡得眼花，随即发现一些大朵的白花均匀地撒在紫色底子上。

但是我看不出那是什么面料。

我只是一个乡镇裁缝的儿子，十多年来不曾离开这个镇子一步。同桌身上的衣料超出了我的见识范围。在它面前，我在裁缝铺里培养出来的灵敏听觉和视觉一齐失灵。

那件紫色底撒白花的衣服是一条连衣裙。早上来的时候，她明明穿的是白色丝光衬衣，现在就换成裙子。要在平时，这种臭美行为简直要把人笑死。在此之前，我一直看不惯女生喜欢梳妆打扮的毛病。可是对陌生面料的敬畏让我忘记了嘲笑。我妈早就说过，我是天生的裁缝，对这个行当生来就亲。“阿毛你要是不读书，就该吃这碗饭。”她说。在她的鼓励和裁缝铺子的熏陶下，我还不知道“职业病”这个词时，就已经养成了研究衣服面料的癖好。

“你那是什么料子的？”犹豫了一阵，再伴着一声干咳，我问同桌。这是我们坐在一起半个月后，说的第一句话。班上的男生和女生相互之间说话不多，各玩各的，哪怕是同桌也这样。课间的时候，大家都跟前后排的同性聊天。我不是多话的人，尤其不喜欢跟女生说话，按照成绩排名坐到一起之后，虽知道终究会有言语来往，这半个月却彼此正眼也不曾瞧过。想不到第一句话的主题是衣服。

她的脸有些发红，红得有些莫名其妙。我的脸跟着热起来。